

江

永

注

近思錄集注

00752401



國學基本叢書選印

近思錄集註

江永註

上海書店

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版复印

近思录集注

江永註

上海书店影印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1/2

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3000

J180·1 定价 1.60 元

近思錄集註序

學術與治術。一以貫之者也。古之聖賢。戒慎恐懼。主敬存誠。默察乎天命民彝之本。體驗於躬行實踐之餘。而天地之所以裁成。民物之所以發育。經典之所以燦陳。與夫一切制度文爲之彂列。而與時損益以各適其宜者。悉於是乎出。推之人心而同。放之天下而準。故學爲有本之學。而治爲可久之治。況夫學術醇則風尚端。膠庠稽古之士。範身名教。而鄉里之薰其德而善良者。效可立覩。又爲裨益政教之急務乎。歐陽子曰。教學之法。本於人性。磨揉遷革。使趨於善。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醇美。然後爲學之成。誠哉是言也。國家以經義教才。自太學以迄郡州縣。莫不立之學而設之官。教之之法。則使人日誦習五經四子書。以講求義理之精。爲升選登進之階。海內之士。爭自濯磨學術。晝然一出於正。以應朝廷之選者。蓋百七十餘年矣。竊嘗思之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而治以協天地之大同。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。集於孔子。孔子之道。著於孟子。秦火以後。漢之江都。隋之河汾。唐之昌黎。皆能闡發道義。力任正學。然或見其本而倚於偏。或窺其廣大而未極乎精微。其他紛紜舛錯。解經而不得聖人之用心者。指不勝屈。於異端害道。又何責焉。宋周程張朱諸大賢出。剖晰於理欲之微。並進乎知行之功。密動靜之交養。見內外之合一。自小學以及大學。由治己而推之治世。鉅細精粗。本末始終。莫不同條而共貫。體

立而用行。然後千古之道。統治法。燦然以明。而後世得有所取法。今科場功令。命題一本五經四子書。其援引傳說。必以朱子爲斷。誠以朱子之道。孔孟之道也。夫聖人之道。高矣美矣。而朱子引之以近。聖人盡其性。推而行之。以盡人物之性。極於贊化育。參天地。而朱子則教學者。慎之於思。昔呂東萊先生過寒泉精舍。朱子留與閱周程張四家之書。擇其切實粹精。裨於性情心術之正。人生日用之恆。經世宰物之宜者。得六百二十二條。分爲十四卷。名曰近思錄。其後往復商榷。久而始定。以此爲下學切要功夫。且曰。近思錄。四子書之階梯。四子書。五經之階梯也。然則士生文教昌明之會。誦聖賢之書。志聖賢之志。學聖賢之學。以仰體作人之化者。舍是書其何以爲階哉。嘉慶壬申冬。余奉命視學江右。抵任後。循例按試各郡。恭繹皇上飭士習厚風俗正人心之諭。兢兢與士子相勗以實學。爰取近思錄爲入德門戶。士之穎異者。翕然知所尊尚。而潛心研究之。予亦時能陳其義蘊。顧其所讀本。率皆近世汪氏施氏之編。且坊刻歧誤甚多。非復朱子之舊矣。憶予廿年前。得婺源江氏慎修集注。極爲完善。十年前又得大興朱文正公與徽人之宦京師者新刻江氏本。合而校之。藏諸篋中。因出以商諸中丞芝圃先公。重爲刊刻。徧示學宮弟子。公曰善。遂與方伯柏田袁公。廉訪孟岩盛公。暨僚屬等。輸貲發刊。起癸酉冬十一月。越次年夏五月告成。按學分大小而周布之。蓋人人得善本焉。夫是書自朱子手訂後。淳祐中。葉氏采進集解。一遵原本。其後周公恕分標細目。移動本文。破碎糾紛。不免漏落妄增之譏。新安朱氏本。或節去本文。或以本文訛入分

注。又或訛葉注爲本文。謬僞滋甚。大率沿周氏本而益其誤也。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語。附益其中。復引後儒之說發明之。均失原編之義。茲刻江氏集注。標名曰朱子原訂近思錄。從其朔也。余惟古昔教育人才之法。莫重於學。而學宮之制。我朝更詳備於古。學以求道也。道成己而成物者也。士君子窮經致用。思聖天子振興文治。廣勵師儒之意。原欲使經正民興。俾鄉有善俗。國有真才也。其服習必於仁義。而所學必求衷諸正。不矜博覽章句之能。盡捐富貴利達之見。一志慮之專。以戒夫浮薄之失。殫切磋之益。而力致夫道德之精。以之持己。則誠而明。以之式俗。則順而祥。以之處家國天下之事。無所施而不當。則必於近思錄基之。體認既熟。於以讀四子書。始恍然於義理之悅我心。由四子書而研窮諸經。益恍然於唐虞三代之學與治。運用天理而合乎人情者。互萬古而不易。然後博稽史傳。考制作之得失。驗人心之邪正。自釐然以辨。而不蔽以偏私。由是取以備公卿大夫百職事之選。才皆預定。而設施亦皆素所習聞。卽偶處鄉曲。而訓俗型方。亦已立立人。已達達人事也。豈不休哉。若夫拘守是書而不復旁通。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。甚或摭拾腐說。支離傳會。而一毫無裨於實用。反使記誦之學。嗤其陋。詞章之學。哂其拙。此則蹈嘉定以來末學談理之流弊。非今日刊刻之意矣。讀者幸鑒余之苦心也。夫嘉慶十有九年歲次甲戌夏五月。關中王鼎序。

近思錄集註序

近思錄十四卷。考朱子年譜。成於淳熙二年乙未。時年四十有六。先是數年間。編次二程遺書及外書。作太極圖傳。作通書解。作西銘解義。皆有成書。其於四子之遺言。既已熟貫精求。深造有得。然後掇其精粹。以詔後學。猶且與執友東萊呂氏。商榷往復。久而後出。蓋繼往開來。誨人不倦。若是其精且詳也。乾隆間。婺源江慎修先生。生朱子之鄉。讀朱子之書。博通精奧。躬行孝弟。卓然爲當世大儒。著書布海內。累數百卷。而此集注獨久而後出。考自序。成於壬戌。先生年六十有二矣。蓋亦終身爲之而不厭者。其所采輯。皆取諸語類。或問諸書。比類發明。條理精密。不特不敢輕下己見。并不敢雜以他儒之議論。俾後之學者。一意遵朱而不惑於多歧。其篤信謹守。又如此。故自葉仲圭集解以下。注釋者數家。惟此最爲善本。道光壬寅。日畧承乏大梁。給諫星湖前輩方主講於斯。每進諸生。課以前賢語錄文字。士多砥行自愛者。一日。攜此本示余。大興朱文正公所刻也。余受而讀之。豁然如昧之得明。奮然如驟之思起。因知原刊板已散失。傳本久稀。爰爲重校付梓。以授院生。使人各一編。誦習探翫。身體力行。其於學術人心。必有興起者矣。刊既成。謹識歲月緣起於首簡。朱子世家一篇。婺源志舊文。而江先生訂定者。原本附刻於後。今亦仍其舊云。道光甲辰春三月貴筑張日畧序。

近思錄集註自序

道在天下。亙古長存。自孟子後。一線弗墜。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。所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道。爲去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。其功偉矣。其書廣大精微。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。玩索而服膺者也。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。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。歎其閎博無涯。恐始學不得其門。因共掇其關於大體。切於日用者。爲近思錄十四卷。凡義理根原。聖學體用。皆在此編。其於學者心身疵病。應接乖違。言之尤詳。箴之極切。蓋自孔曾思孟而後。僅見此書。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。近思錄四子之階梯。又謂近思錄所言。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。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。豈尋常之編錄哉。其間義旨淵微。非注不顯。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。多及此書。或解析文義。或闡發奧理。或辨別同異。或指摘瑕疵。又或因他事及之。與此相發。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。前人未有爲之蒼萃者。宋淳祐間。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。采朱子語甚略。近世有周公恕者。因葉氏註。以己意別立條目。移置篇章。破析句段。細校原文。或增或復。且復脫漏譌舛。大非寒泉纂集之舊。後來刻本相仍。幾不可讀。永自早歲。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。沈潛反覆有年。今已垂暮。所學無成。日置是書案頭。默自省察。以當嚴師。竊病近本旣行。原書破碎。朱子精言。復多刊落。因仍原本次第。哀輯朱子之言。有關此錄者。悉採入註。朱子說未備。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。間亦

竊附鄙說。盡其餘蘊。蓋欲昭晰。不厭詳備。由是尋繹本文。彌覺義旨深遠。研之愈出。味之無窮。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。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。開扃發鑰。祛疑釋蔽。於讀者不無小補。晚學幸生。朱子之鄉。取其遺編。輯而釋之。或亦儒先之志。既以自勗。且公諸同好。共相與砥礪焉。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朔。婺源後學江永序。

近思錄集註凡例

一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。各卷中以所引書爲先後。一條或及數事。全文不可破拆也。淳祐中葉采進集解。尙仍原文。近世周公恕分出細目。移動本文。破碎糾紛。或漏落。或妄增。大失朱呂之意。新安朱氏刊本仍之。題作吉水李振裕宛平高裔重編。皆非其實。其間譌繆益多。有節去本文。有以本文作分註。以葉註作本文者。此書遂不可讀。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。以還其舊。

一原本十四卷。各爲事類。而無篇目。朱子嘗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。近本題篇目。如第一卷題云道體篇。亦非其舊。今本語類近思錄逐篇綱目一條。註於卷首。俾各篇有總領。仍不失朱子之意。

一朱子文集語類。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。彙爲綱領。列於書目原序之後。俾讀者知其大要。

一朱子之說。散見文集語類。或問等書者甚夥。今倣性理大全太極通書西銘附註之例。凡朱子說悉採入。有數條文異意同者從略。

一所引太極通書西銘。惟載朱子本解。其他說甚繁。自有性理全書。此不備載。

一朱子說有不備。則採先儒諸家說及葉氏說補之。葉說有未安或未盡。則附鄙說足之。本文已詳明。可不煩註釋者從略。

一是書原有本註者，加本註二字以別之。

一諸條有字義姓名當釋者，釋之。所引經史雜書，間釋一二。其原文不盡載，蓋是書非爲幼學設，不必一一訓詁，讀者自能詳之。

一近世新安汪氏佑，每篇增入朱子之言，爲五子近思錄。施氏瓚又爲之發明，採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高景逸四家語錄入註，各自成書，此不能旁及，亦恐後儒衍說太多，讀者易生厭倦也。

近思錄引用書目

周子太極通書

明道先生文集

伊川先生文集

周易程氏傳

程氏經說

程氏遺書

程氏外書

橫渠先生正蒙

橫渠先生文集

橫渠先生易說

橫渠先生禮樂說

橫渠先生論語說

橫渠先生孟子說

橫渠先生語錄

淳熙乙未之夏。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。過予寒泉精舍。留止旬日。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。歎其廣大闊博。若無津涯。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。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。以爲此編。總六百二十二條。分十四卷。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。已治人之要。與夫辨異端。觀聖賢之大略。皆粗見其梗概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。而無明師良友。以先後之者。誠得此而玩心焉。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。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。沈潛反復。優柔厭飫。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。則其宗廟之美。百官之富。庶乎其有以盡得之。若憚煩勞。安簡便。以爲取足於此而可。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。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。

近思錄既成。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。大抵非始學者之事。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。後出晚進。於義理之本原。雖未容驟語。苟茫然不識其梗概。則亦何所底止。列之篇端。特使之知其名義。有所嚮望而已。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。日用躬行之實。具有科級。循是而進。自卑升高。自近及遠。庶幾不失纂集之指。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。躡等陵節。流於空虛。迄無所依據。則豈所謂近思者耶。覽者宜詳之。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識。

晁氏客語卷中。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。思欲格物則固已。近道一段甚好。當收入近思錄。○橫渠有錄。關陝方言。甚者皆不可曉。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。○已因論近思續錄曰。如今書已儘多了。更有不却辦看。